

刘志惠 整理

曹纪泽日记

第三册

一函寄王寅行。飯後幸。寄一函致李佛生。不說和自照係易易
山年丈來後相欠借和自李李梅家不勝。王隔李生宅一函到和
白雲典金時安設機久與王禮庵設機久和收飯後寄一函寄劉
治卿。一函寄錢電師。又加一款。居山未幾語却減。又寄摺扇
二柄。子正睡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中华书局

014035166

K827
2086
V3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刘志惠
整理

曹纪泽日记

第三册



中华书局



北航

C1715372

K827
2086
V3

目 录

光绪六年	1005
正 月	1005
二 月	1014
三 月	1022
四 月	1031
五 月	1041
六 月	1049
七 月	1059
八 月	1067
九 月	1076
十 月	1083
十一月	1090
十二月	1097
光绪七年	1105
正 月	1105
二 月	1112
三 月	1120
四 月	1127
五 月	1134
六 月	1142

七 月	1150
闰七月	1158
八 月	1164
九 月	1172
十 月	1179
十一月	1188
十二月	1195
光绪八年	1203
正 月	1203
二 月	1210
三 月	1217
四 月	1224
五 月	1231
六 月	1238
七 月	1245
八 月	1252
九 月	1260
十 月	1267
十一月	1274
十二月	1280

光绪九年	1288	正 月	1371
正 月	1288	二 月	1378
二 月	1294	三 月	1384
三 月	1302	四 月	1391
四 月	1309	五 月	1398
五 月	1317	闰五月	1404
六 月	1324	六 月	1410
七 月	1331	七 月	1417
八 月	1337	八 月	1424
九 月	1344	九 月	1431
十 月	1350	十 月	1439
十一月	1357	十一月	1446
十二月	1364	十二月	1454
光绪十年	1371		

光绪六年

正 月

光绪六年庚辰正月初一日 阴晴半，日中雨

辰正起。已初恭具朝服，偕僚属在大厅望阙行庆贺礼。更公服，与僚属相庆。署中武弁、僭从暨巴黎寄寓之华商与肄业学生咸来庆贺，接见良久。吴子登、陈楚士、张听帆及荔秋所挈翻译官吕祥、何慎之来，坐谈片刻。内人率儿女等至大厅敬祀祖先，相与庆贺。饭后葛士奇来，一谈。未正，偕内人率儿女至法兰亭夫人家出行，坐极久。归，偕春卿出门，拜吴子登，久谈，拜陈楚士等，不晤。归，与日意格、师恭赛克、戈谛野久谈。兰亭夫人来谒内人，一谈。喀拉多来谈甚久。戌初陪兰亭及署中僚友饮宴，戌正二刻散。热甚，更衣，静坐良久，兰亭来一谈。亥正偕兰亭、凯生、春卿赴刑部尚书嘎徂茶会、户部尚书马尼恩茶会，子正归，丑初睡。

初二日 阴，日中微雨

已初起，茶食后，阅上海寄来文牒、《申报》、新报。核函稿二件，极久，核公文稿一件。陪吴子登、陈楚士、张听帆、日意格、师恭赛克、戈谛野饮宴，春卿、子兴、兰亭同坐。午正入席，未初三刻散，未正二刻客去。与兰亭一谈，加写一函寄王叶亭。至湘浦室一谈，查译署寄来电报。夜饭后，至智卿室坐极久，至逸斋室立谈良久，至凯生

室、省斋室各久谈。写一禀呈九叔父，一函谕女儿广璇，一函寄诸妹，一函寄栗弟。丑初睡。

初三日 雨，申刻微见日

辰正二刻起。茶食后，剃头，核改致署总办函稿，写一函寄介石、符卿弟，一函寄刘伯固，印存所写各函。饭后，阅王钦轩取来首饰式样等件。兰亭来一谈。写一函寄王璞堂、湘浦、雁臣三人，偕内人在客厅坐极久。外部尚书佛来西尼夫人函约申初来谒内人，爽约未至，待至申正，乃复登楼治事。夜饭后，封缄所写各函，至智卿室坐甚久，将所寄译署总办函自缮一过。丑初睡。

初四日 晴

辰正二刻起。茶食后，翻阅《十八家诗钞》，诵英文。吴子登来辞行，谈甚久。午初，偕春卿至子登处送行，一谈，午正归。饭后，诵英文。外部尚书佛来西尼夫人率其女儿来谒内人，陪谈良久。女客去后，兰亭来谈极久。夜饭后至智卿室久坐，省斋、逸斋同谈。翻阅类书，丑初睡。

初五日 阴晴半

巳初起。茶食后，阅中英和约，翻阅类书，诵英文。饭后，作骈体文寿四叔父母，属草稿数行。兰亭来久谈，至花园观水池良久。作寿文数行，波斯驻法公使纳萨拉嘎夫妇来，一谈。夜饭后，至智卿室一坐。作寿文数行，丑初睡。

初六日 晴阴半，夜微雨

巳初起，茶食后，作寿文，饭后毕，共一千三百字。兰亭兄弟暨其友翁尔马克尔来，谈乐极久。将所作寿文修饰一过。夜饭后，至智卿室谈极久，至凯生室久坐。丑初睡。

初七日 阴，上午雨

辰正二刻起，茶食后，诵英文，至客厅翻阅粤中所购书良久。饭

后在上房久坐，偕春卿、兰亭拜教部尚书夫人，一谈。拜波斯驻法公使纳萨拉嘎夫妇，谈极久，拜色尔毕公使马利那威奇，不晤，归。夜饭后，演西洋乐谱良久，至湘浦室谈极久。亥正，偕兰亭、凯生、春卿赴巴黎府尹茶会，子正归。丑初睡。

初八日 阴晴半

辰正二刻起，茶食后，剃头，诵英文。饭后诵英文，至智卿室立谈片刻。夜饭后，偕从辈因内人明日四十岁生日，来祝良久。写乐律二章，甚长。丑初睡。

初九日 阴，下午微雨

辰正二刻起，茶食后，诵英文，阅上海寄来文报、《申报》、新报。至客厅，款接僚友来祝内人生日者。更衣后，陪僚友饮宴，未初二刻席散。兰亭夫妇来，一谈。携銮儿至街头散步，遇雨而归。日意格来谈极久，论及“蚊子船”之无用及快船只可用十馀吨之炮，不必用二十五吨大炮，虽由忌嫉赫德而发兹言，然所论亦不为无见。余尝函告李相，谓“蚊子船”船小炮大，炮不能左右顾，则命中之权操之于舵工，操练颇不易易，疑其难于得力。然究系臆揣之词，未尝树之准的而试验之，则亦未可征信也。惟英人于水师一道，讲求多年，深得三昧，而用“蚊子船”甚少，亦未闻宿将达官赞此船为行军利器者，亦未闻他国有专用此船奏绩之事，则大可疑者也。傍夕，与内人、儿女家宴。至凯生室一谈，至介生室一谈，核函稿一件，至湘浦室一谈。丑初睡。

初十日 阴，微雨

卯初三刻起。饭后，小坐。卯正二刻，偕子兴、智卿并挈武弁汪席臣自使馆启行。仁山、春卿送至车栈，兰亭旋亦至栈。辰正二刻，火车展轮。午正二刻，至卡利登舟，申正渡海毕，复乘火车，酉正一

刻到伦敦。在舟车屡次偃卧成寐，醒则看小说，或与子兴闲谈。舟次大风颠簸，同行者皆呕哕狼籍，余以安卧得不呕，然亦甚不适也。酉正二刻入伦敦使馆，与松生、仲妹相庆新禧，坐谈良久，夔九、莘耕坐谈片刻。夜饭后，至清臣室坐极久，仲妹室一坐。丑初睡。

十一日 阴雨，下午微见日

辰正起，茶食后，梳发，与莘耕一谈。英国驻日本公使巴夏礼，昔年随艾尔金曾至中华者，暨昔年管带常胜军助剿粤逆之戈登来谒，谈颇久。松生来谈极久。饭后至仲妹室一坐，至夔九室一坐。未正二刻，偕松生、清臣、夔九、子兴赴柏京邸宫殿朝会，立极久。酉初归，观纸样良久。松生设宴，招余与使馆诸僚友同饮，戌初乃散。至仲妹室一谈，松生、仲妹来余室复谈极久。至清臣室谈极久，丑正乃睡。

十二日 阴，下午雨

辰初二刻起，茶食后，与莘耕一谈。巳初二刻，偕清臣出门，拜巴夏礼，谈极久。巴言日本、俄罗斯，皆处心积虑以谋高丽，谋之既久，发之必骤，中国务宜先事预防。预防之法，独有劝高丽与西洋大国开口通商，则高丽之国可藉公法以自保全。如高丽疑惧西洋，不欲引虎入室，则开口于轮楫不通之处，亦可获益云云。余心颇然其言，故问之云：“高丽国小而贫，西洋大邦与之通商，有何利益？”巴夏礼云：“君侯勿疑余言为英人求通商之利益也。且高丽昔日尝有以非礼待西洋人之事，吾英人藐视其国，以为胜之不武，弗胜为笑，实不愿与往来。高丽如欲获通商自保之利，亦不须定通英国，法、德、奥、美诸邦皆足以保之。余所以言此者，以驻倭日久，颇知倭人心怀叵测。中国及早图维，非以利高丽，实以自固樊篱也。”余答之云：“贵大臣言及此，感谢感谢。吾亦非谓英人与高丽通商，为求获贸易

之利也。盖日本不能独谋高丽，必与俄人私相联结，分据其地。俄强于倭，俄踞高丽海口，则英人每岁海上须添无数水军，其势乃可敌俄。是高丽关系英国之处，良非浅鲜。保全高丽，不得谓专益中国，亦英人之所日夕悬念者也。”巴夏礼云：“诚然，但不能谓高丽与中华无涉，是以我劝君侯趁早图之。”余答云：“高丽系中华属国，中国封其君王，纳其朝贡，而不侵占其自主之权。通商之说，中国可以劝之，而不可以勒之。事之成否，不可预知。贵大臣驻倭日久，窥探日本之欲占朝鲜，较之法国之欲图安南，孰为急切？”巴云：“法人距越南太远，得之损多益少，谋之之心不甚齐一。日本之贪心，似较法人为尤甚。俄方有内乱，未遑远略。然日本兵起，俄人必出兵以争利，则可逆睹者耳。”余云：“中国惟我大清朝能使高丽首先效顺，臣服不懈。若前朝之征高丽者，皆系老师糜饷，劳而无功，甚或全军溃败，不能雪耻。可见高丽虽蕞尔小国，然实有坚忍自守之力，未易夷灭。日本纵然胜之，亦断不能有之。但贵大臣之言，亦有未雨绸缪之苦心。愿中华与英人同保该国，无令稍受外侮，则彼此皆有利益矣。”拜戈登，不晤。至纸局二处，观纸与墨，未初一刻归。饭后，与松生久谈，为之改订寿序字句。申初偕清臣出门，拜日本公使森有礼，不晤。至俄国使署投刺称贺，因俄皇又被会党埋火药轰其宫殿，复未中也。至金登干处谈极久。拜贝南杏，不晤。拜外部侍郎庞师福德，一谈，酉正归。夜饭后复改寿序。偕松生、清臣、智卿至戏园，观新春鱼龙曼衍之剧，夔九、子兴、莘耕为主人也。子正归，丑初二刻睡。

十三日 阴，黄雾昼晦

已初起，茶食后，改寿序毕，与松生久谈。饭后，与清臣谈极久，至仲妹室一谈，清捡文具。清臣招饮，署中僚友同坐，酉初入席，酉

正散。与松生、仲妹久谈。戌正，偕子兴等自署启行，僚友皆送至车栈。戌正二刻展轮，子初抵多发尔登舟，风平浪静，凭栏眺望良久。

十四日 阴

丑初渡海毕，复登火车。丑正展轮，和衣熟睡。卯正二十分抵巴黎，从官皆迎于栈。辰初入使署，与兰亭一谈。至上房谈极久，和衣偃卧。午正起，饭后与逸斋酌排寿屏字数，核致李勉林观察函稿，核公文三件。德在初来谒，谈极久，兰亭来久谈。倦甚，不能治事，在上房久坐。夜饭后，至凯生室一谈，智卿室一谈。徐仲虎来谒，久谈。在上房偃卧，未成寐。亥正，偕凯生、春卿、兰亭赴奥国驻法公使伯爵伯斯茶会。子初归，子正睡。

十五日 阴

巳初起，茶食后，剃头，阅上海寄来文牒、《申报》、新报。饭后写一函致李相，兰亭来一谈，核函稿二件。夜饭后，偕春卿出门，拜徐仲虎，不晤。归，写片缄寄松生，片函寄仲妹，核致陈宝渠骈文函甚久。亥正，偕凯生、春卿、兰亭赴海部尚书热利吉倍利茶会。子正归，丑初睡。

十六日 阴

辰正二刻起，茶食后，写一函致译署总办，一函加致汤小秋，自印钞件数纸。饭后，写一禀呈九叔父，未毕。申初，偕内人拜西班牙太后，坐谈良久。拜法兰亭之母，谈极久。拜李柏门之妻，一谈，酉初归。夜饭后至智卿室、湘浦室各久谈。写呈九叔父禀毕，写一禀呈四叔父，一函寄刘伯固。亥正，偕凯生、春卿、兰亭赴邮部尚书勾舍里茶会，赴农商部尚书狄拉尔茶会。子正归，核函稿一件。丑初睡。

十七日 阴

辰正二刻起，茶食后，写一函寄李幼仙甥，一函寄诸妹，一函寄

栗弟。饭后印字极久。兰亭来一谈。新闻馆写书博士傅兰西斯克密舍尔来久谈。巴西赴华正使喀拉多、副使穆达、翻译官微席叶来一谈。写一函寄七妹，甚长。夜饭后加写一函致译署总办，印字良久，封缄良久。至凯生、湘浦、智卿室各一谈。亥初二刻，偕春卿、省斋至勒立色宫，赴伯理玺天德跳舞会。子初二刻归，丑初睡。

十八日 晴阴半

辰正起，茶食后，看闲书，梳发，诵英文，清捡佩饰等件，批记清臣寄来纸样。饭后，在上房一坐。未正二刻，偕春卿、兰亭出门，拜法国水师提督斐龙、巴西赴华副使穆达、新闻馆博士傅兰西斯克密舍尔，均不晤。至经利号华商广货店，纵观良久。酉初归，看闲书。夜饭后至智卿室、省斋室各一谈，至兰亭家谈良久。归，阅英人海员柏尔塔吉尔师所译《聊斋志异》数段。丑初睡。

十九日 晴阴半，夜微雨

辰正起，茶食后，阅英文《聊斋志异》。饭后督仆从陈设女客厅，清捡书籍。兰亭来一谈。夜饭后，至智卿室一坐。亥初二刻，偕内人率女儿至日意格家，赴其弟妇茶会。子正归，丑正睡。

廿日 阴

辰正三刻起，茶食后，清捡壁袋中已复之函及家报等件，在上房抚视锡儿良久。饭后，写乐律一章。兰亭来久谈，西班牙驻华公使伊司巴纳自古巴来，来拜，一谈。喀拉多夫妇来，陪其夫人至上房一坐，至客厅，与喀拉多一谈。与兰亭一谈，核公文四件、函稿一件。夜饭后，督仆从设女客厅，至智卿室一谈。偕春卿至居停主人力格处，谈甚久。归，写楷书空白功牌一纸，将以石墨印之也。丑初睡。

廿一日 晴

辰初二刻起，茶食后，剃头。德在初来久谈。陈设客厅，核公文

一件,至上房久坐。饭后写摺扇一柄。兰亭来一谈。日意格来,谈甚久,督仆从陈设饭厅。傍晚啖饭少许。酉正二刻至客厅迎客,戌初陪喀拉多、穆达、穆拉夫妇、女儿、日意格兄弟暨其弟妇师恭赛克夫妇、兰亭夫妇暨其母,另有法绅数人,与喀拉多之翻译官微席叶饮宴,亥初散。茶罢,诸客歌舞尽欢,子正二刻乃散。丑正睡。

廿二日 晴

辰正二刻起,茶食后,督仆从安置器具良久。写摺扇一柄,又写款者三柄,盖图书,封妥以赠喀拉多、微席叶、穆达诸人。饭后,兰亭来一谈。偕兰亭、春卿拜喀拉多,一谈,拜穆达、伊司巴纳,不晤,拜日意格之弟妇,一谈。归,与兰亭一谈。夜饭后,查电报码号良久,知地山所定约章,内外臣工谓为窒碍难行,正月初三日,旨派纪泽使俄,再行商议。事体重大,而以轻材当之,能无祇惧?登楼,与德在初一谈,留之不令回华。酉正三刻,偕凯生、兰亭、春卿、子振、子兴、仁山至大客店赴宴,喀拉多、穆达为主人也。亥正归,与兰亭一谈,与春卿查复电码号。丑初睡。

廿三日 晴阴半,夜微雨

辰正二刻起,茶食后,默坐良久。巳正,偕春卿至日意格处谈极久,午正归。饭后,兰亭来一谈,税务司雷洛施来久谈。复与兰亭久谈。阅上海寄来函牍、《申报》、新报。夜饭后,写一函致松生。教部尚书佛尔利送倭匹拉官座戏票,偕内人率儿女陪兰亭之妻往观。亥初,偕春卿、兰亭赴兵部尚书法勒茶会,少顷仍回戏园小坐。子初二刻归,丑初睡。

廿四日 晴

辰正起,茶食后,写一函寄译署总办,一禀呈九叔父。饭后,博士罗尼来一谈。其人讲中国训诂之学,然不能华语,彼此以英语相

问答也。写一函呈四叔父，一函寄诸妹，一函寄刘伯固，一函寄女儿，一函寄李相，以糖版印钞寄、钞存之件。夜饭后，分封各函。核阅翻译官五人、随员一人所作诗文，评定甲乙。至智卿室一坐，湘浦室一坐。看英文《聊斋志异》，丑初睡。

廿五日 晴

已初起，茶食后，诵英文。饭后，兰亭来，久谈。日意格来，久谈。填写功牌数纸。夜饭后，偕内人率儿女至倭匹拉可密克观剧，兰亭夫妇为主人也。子正归，丑初睡。

廿六日 晴

已初起，茶食后，梳发，阅英文。饭后，兰亭来，一谈。偕内人及兰亭之妻至鲁佛尔大店一观，酉初归。夜饭后在上房久坐。戌初，偕春卿、湘浦至罗尼家赴宴，亥正二刻乃散，赴外部茶会。子初三刻归，丑初睡。

廿七日 晴阴半

辰正二刻起，茶食后，阅英文。兰亭来一谈。偕之阅视客厅等处，将具茶会邀请法国官绅也。入上房，抚视钗儿良久。饭后，日意格之弟妇来谒内人，陪坐良久。兰亭暨日意格之弟来，商议茶会事甚久。夜饭后，至智卿室久谈。核函稿二件，甚久，倦甚，静坐假寐。子正二刻睡。

廿八日 晴

辰正二刻起，茶食后，阅英文，阅上海寄来文牍。饭后，偕内人至厨房、马房巡视良久。兰亭来一谈，剃头。兰亭之妹、李柏门夫人来谒内人，陪谈甚久。兰亭及日意格之弟商办茶会事极久。兰亭暨新授驻华公使布蕾来谈极久。夜饭后，至智卿室久坐，至湘浦室久坐，阅英文。丑初睡。

廿九日 晴

辰正二刻起,茶食后,阅英文,阅《申报》、新报。至上房,抚视锡儿良久。饭后兰亭来一谈。偕春卿拜雷洛施,不晤。至夺标赛珍会,纵观良久。法绅暨西班牙绅长数人设立兹会,以拯饥民。以标券四百万纸,收财四百万佛郎,以所入之半施济贫困,其余一半,以市珍奇货物陈列会场。票上印列号数,而会场之货,亦依号数编次。卖票既毕,掣签以定货之所归,计四百万纸中,得标者不过数千纸耳。第一标为住宅一所,值十五万佛郎,次标某物值十万,三标以下递减,末标犹值一百佛郎。有以一佛郎易得十馀万佛郎者,不得,则所耗不过一佛郎而已。是以举国趋之若鹜,开场弥月,而票已尽数出售矣,盖藉赌博之事以兴善举也。酉初归。夜饭后,至智卿室久坐。医士罗日意来诊锡儿,谈良久。阅英文良久。亥正,偕凯生、春卿赴海部尚书舒雷吉伯理茶会、户部尚书马尼安茶会。子初三刻归,丑初睡。

三十日 晴

辰正二刻起,茶食后,阅英文。写一函寄松生,一函寄介石、符卿弟,一函寄王璞堂,一函寄曹镜初。饭后,兰亭来,一谈。写一函寄译署总办,核改函稿一件。夜饭后,至智卿室一坐。添写一函寄介石、符卿弟。亥初三刻,偕凯生、兰亭、春卿赴教部尚书佛尔利茶会、邮部尚书勾舍里茶会、工部尚书法洛阿茶会。子初二刻归,丑初睡。

二 月

二月初一日 晴

辰正二刻起,茶食后,阅英文,核函稿二件,极久。饭后兰亭来

一谈，小睡成寐。申初起，写一函寄李季泉。枪局总办来一谈^①，荔秋处洋翻译马尔奇来一谈。写一函寄栗弟。夜饭后，至智卿室久坐。写一函寄诸妹，一函寄思臣弟。丑初睡。

初二日 晴

辰正二刻起，茶食后，静坐良久。写一函答李丹崖，至湘浦室、仁山室各一谈。饭后核改函稿二件，至客厅，与兰亭暨日意格之弟一谈，至智卿室一坐。阅英文。夜饭后，至李芳圃室立谈，省斋、子兴在焉。调洋墨良久，阅英文，子正睡。

初三日 △

辰正二刻起，茶食后，梳发，阅英文。医士罗日意来诊锡儿寒疾，陪谈良久。饭后，写一函致松生，看《名媛图说》良久，至智卿室一坐。夜饭后，写一函答陈荔秋，甚长。抚视锡儿。徐仲虎来，一谈。医士毕隆来诊锡儿，兰亭传语良久。阅英文，丑初睡。

初四日 晴

祖考光禄大夫竹亭公、显考文正公忌日也。辰初三刻起，设位，素服行礼。茶食后，作一联挽沈幼丹制军云：“圻民化德，殊俗怀威，天留广信馀生，俾得成廿三年东南勋业；文毅前亡，先君久逝，公亦江宁贤帅，都不过六十岁内外春秋。”至省斋室久坐。医士毕隆来诊锡儿，陪坐极久，兰亭同谈。饭后，抚视锡儿极久。偕兰亭及日意格之弟在客厅各处商定陈设器具、花木等事。夜饭后，抚视锡儿，至智卿室一谈，督仆从清捡签押房器具，至客厅等处观新通煤气、新设烛台等件。日意格暨其弟与弟妇襄助茶会诸务，察阅极久。丑初睡。

初五日 晴

辰正二刻起，茶食后，督仆从陈设女客厅及男客吸烟、饮茶之

^① 天头批曰：“‘谈’下接另纸。”今未见。

室。偕兰亭、日意格查考各厅工匠所治诸务。饭后复阅良久，与兰亭久谈。酉正，所请饮宴之客法国赴华新公使布蕾、外部侍郎热路及爱尔倍尔特夫妇、波斯公使夫妇、倭科乃尔夫妇、雷洛施、日意格、兰亭之妻、妹共四人、徐仲虎、德在初、房东力格先后来，戌初二刻入席，亥初散。送客至楼厅后，即至客厅立迎茶会诸客一千二百余人。丑初以后，来者微稀，诸客跳舞极欢，寅正乃散。

初六日 晴

卯初乃睡，巳初起。茶食后，督武弁、仆从将签押房及各厅房陈设器具胥复旧观，倦甚，不能治事。饭后兰亭来久谈。至智卿室一坐，夜饭后复一坐。写一函答黎莼斋，至省斋室一谈。子正睡。

初七日 晴

辰正二刻起，茶食后，阅英文，抚视锡儿。至兰亭家久谈，请其作一函致医士罗日意，述锡儿病未全愈之状，午正归。饭后，在上房一坐，至仁山室久谈。葡萄牙驻法参赞阿尔科晒德夫妇来坐甚久。客去，陪罗日意诊视锡儿，久谈，与兰亭谈极久。夜饭后，至智卿室一坐，核改宝星执照稿二件。至凯生室一谈。法国之见败于德也，议偿军费，为款甚巨，而第一民主提叶下令，收购法商所持德国银票以清给之。军费已清，而法人之财仍未出境，是以款项虽巨而元气无损，谋之精妙乃至如此。余闻之于法人，因以告凯生，相与叹赏久之。凯生论及左相借洋款，而奸商胡雪岩于中侵牟重利，又相与扼腕久之。至上房一坐，丑初睡。

初八日 晴

辰正起，茶食后，阅英文，阅上海寄来文牒、《申报》、新报极久。饭后，偕内人拜日意格之弟妇，不晤。至兰亭之妻处一坐。归，兰亭暨日意格之弟来谈极久。夜饭后，医士罗日意来诊锡儿，一谈。至

智卿室一坐。戌正偕智卿、钦轩至□□□□园观杂剧三出，子初归。核公文一件，丑初睡。

初九日 晴

辰正起，茶食后，至花厅裁寿屏纸，梳发。雷洛施来久谈，写一函致松生。饭后，兰亭来一谈。日意格之弟妇来谒内人，陪坐良久。至智卿室一坐，日意格来久谈。夜饭后，至智卿室坐极久，至上房一坐。子初睡。

初十日 晴

辰正起，茶食后，诵英文，调朱墨良久，清检案头。饭后写零字，试寿屏纸也。小睡片刻，女客高瓮、拉衣两命妇、威尔布、克拉尔克、郎德尔三闺秀来谒内人，传语良久，客皆能英语也。夜饭后，至智卿室一坐。写零字。至湘浦室坐甚久，凯生、子兴同谈。丑初睡。

十一日 晴

辰初二刻起，茶食后，写寿屏六幅，幅约一百贰十字。饭后写五幅半，因末幅官衔须稍改易，暂置未书。师恭萨克夫妇来一谈，至省斋室一谈。夜饭后，遂士国驻法公使凯尔恩来一谈。核公文二件，函稿一件。至智卿室久坐，阅英文。小睡，半时许起，子正解衣睡。

十二日 晴

辰初二刻起，茶食后，写对联五副，阅上海寄来函牍、《申报》、新报，写匾字五枚，剃头。饭后，雷洛施来一谈。偕春卿携钊儿至大客店影相馆，将为儿照相，而主人迟延过久，小孩啼哭，遂未照而归。男女客来谢十五日茶会者十许人，接见久谈。兰亭来，谈极久。夜饭后，至智卿室一坐，核函稿一件，小睡半时许。亥正偕凯生、春卿出，赴巴黎府尹茶会。子初归，核函稿二件，公文稿一件。子正二刻睡。